

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

The Story of the Earthbound China in

Fei Xiaotong's Books

探寻一个好社会

费孝通说乡土中国

张冠生 著

“美好社会”的内涵是各群体^从不同^中客观条件下
取得生存性发展的^中经验中^中提炼出来,经过实践^中
~~维持的~~~~社会改革~~而形成的,因之它属于历史的范畴,所以
~~不同的~~
各群体^{不同的}可以^{不同的}对“美好社会”可以有不同的内涵,各自
肯定自己的认识,~~但是~~“总是^是其是^是各^是其是^是”^是是
^{群体的}
~~其~~社会行^是的^是基础,
的^是价值体系! 具有“美好社会”的^是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

20 × 15 - 300

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稿纸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Redefining the Good Society

The Story of the Earthbound China in
Fei Xiaotong's Books

探寻一个好社会 费孝通说乡土中国

张冠生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探寻一个好社会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 / 张冠生 著。

-- 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.10

ISBN 978-7-5495-8868-8

I. ①探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费孝通（1910-2005）-传记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9298号

特别感谢本书摄影沈继光先生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：541001

网址：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：张艺兵

特约编辑：田南山

责任编辑：黄平丽

装帧设计：彭振威

内文制作：龚碧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：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印张：9 字数：120千字 图片：43幅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有这样一个写过的东西，
真可以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。

——尼采



一部部珍贵的书稿，留下的是乡土中国终究要往哪里去的深刻探寻。（沈继光 摄）



费孝通说，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篇文章，一篇“农村”，一篇“民族”。（沈继光摄）



1936年夏，费孝通（右）初访江村，与村中农民孩童合影，沈宝发（中）时年九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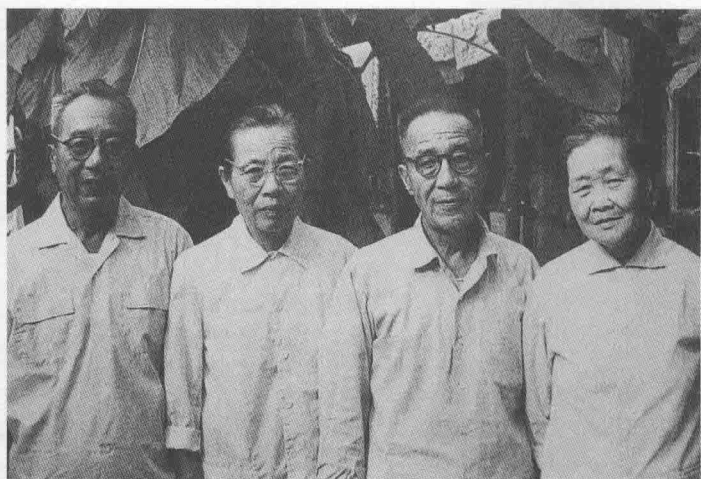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春，费孝通（右）二访江村，与沈宝发（中）一同观看英文版《江村经济》中的村景照片，回忆当年。（张祖道摄）



1996年春，费孝通（左）看到江村也有了家庭工厂，十分欣慰。



左起：费孝通、孟吟、潘光旦、吴文藻



左起：费孝通、夫人孟吟、大哥费振东、大嫂孙留云

大哥：

接20日来信。

我的情况如你信中说的那样，但时间没有你那么多，这是第一轮。第二轮讨论多在八月中旬，九月初到中旬也要告一段落。人大有特邀代表，称爱国人士。从这点讲，政协这个组织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，已附内题。冰心有可解，解则无解可解。联系到个人的看法，可中想信。去信待事后证实。

就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提出了一些的意见。阶级斗争上，就是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。原意控爱阶级的人作为人民内部处理的重要性，如何在宪法中表现出来。民族斗争上，是同样接受历史教训，在宪法中要具体规定社会主义。

30日写至此。

[直捷上行] 道路上海平革，团结。

这两天像是夏天了。头伏已过，温度虽有时高达35°，但常有3-4级南风，炎热不进入中伏。湿度还比上伏，今日已刮40°。上午10时半放牧。二、在大田里，还有点弄风。比了闷热生户

里亮气些。汗反正不断，想来是健身良方。‘短衫汗透迎浆水’更觉切情了。露在衣衫外的皮肤已黑黝黝地如非洲人士。”

此间平真大，汉口还有仰望到。

急冷有信到，有进城已久，肯定不是的，辛苦的一时情况也不合。

清燕得经验，对友动就权的实际上已经回来做。起学习，劳动，重形方面存在看距离，和年轻人一起，多她比她老一点的，别人也经常把里。在那个圈子里。

1970年8月1日，费孝通在湖北五七干校写给大哥费振东的家书：“今天已到40度……在大田里，还有点清风，比了闷坐在户里爽气些。汗反正不断，茶水送到田头，周身汗洗，想来是健身良方。‘短衫汗透迎浆水’更觉切情了。露在衣衫外的皮肤已黑黝黝地如非洲人士。”

本书英文原译本係1939年在伦敦初版，
越四十七年始有中译本与国人相见，3部
著者一精心愿。谨此奉赠。下附译本
出版发布会上即兴抒怀一首，以表心意。

费孝通 敬赠

1986年12月20日

愧赧对田作 无心论短长
路遥试与力 坎坷出文章
毁誉在人口 浮沈意自扬
涓滴乡土水 汇归大海洋
岁月春水逝 老耒羨夕阳
盍卷寻田梦 江村蚕事忙

序言

《探寻一个好社会》四题

胡洪侠

十几年前和书友邮件讨论书话文体时，我曾杜撰出一个“大书话”的说法，认为书话不必囿于“一点事实、一点掌故、一点观点、一点抒情”的套路，可以赋予其更重的担子、更大的使命。比如，可以有书话体通史与断代史，以及书话体传记之类。以此观张冠生的两本书，他前些年出版的《纸年轮》，正是他私家版的书话体中国百年史，而这本《探寻一个好社会》，则是名副其实的书话体费孝通别传了。

费孝通先生虽曾高居官位，终究是个学者，是个书人，是以文章和书籍安身立命之人。书人的一生可以说是由书籍组成，读书，写书，买书，译书，藏书，评书，乃至丢书、焚书，与书难舍难分。既如此，他的生活，当然就称得上是

一则一则的书话：或长或短，亦悲亦喜，似断实连。冠生追随费先生多年，自己也读书著述多年，他以书话体重述费老的心路、学路、思路与书路，内外打通，前后勾连，游刃有余，亲切可读，既发挥出书话一体“真性情、真见识、真故事”的自由精神，也呈现出重回历史现场之亲闻、亲历、亲见的独有魅力。

二

我和费孝通先生曾有两面之缘，导引我前去拜见者则是冠生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冠生和我都在《深圳商报》闯荡。彼时深圳大热，海内外访客盈门，求职者络绎于途。我们分住不同的临时安置点，平时聊天机会并不多。忽然有一天，听说他要去北京。我自然纳闷：这可是逆潮流而动啊。待弄清他是去民盟中央，做费孝通先生的助手，心下也就释然，且佩服他身处喧嚣时代仍能守住书斋情怀。

那时深圳的书店、报刊亭买不到《读书》杂志，冠生到京后，逢新一期《读书》出刊，必会专门买几本寄到深圳，分赠好友，直到两三年后，时移世易，我们出手阻止，他方渐渐收手。好在费老乐于天南海北搞田野调查，境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也多，我们在深圳见冠生一面尚属容易。忘了是一九九几年了，费老赴港讲学，道经深圳，冠生说要介绍我们去见见，

我赶紧把多年积攒的十几种费老新书旧籍装满一纸袋，提到迎宾馆求费老签名。费老深坐沙发，俨然一佛；我们轻手慢脚，毕恭毕敬。他边签边评点一两句，比如“这本你也有啊”，或者“这一本现在不好找了”。拜见完毕，我们拉着冠生到附近大排档狂饮畅谈，天快亮时，谈兴犹未尽，高呼：“老板，快拿啤酒！”昏昏欲睡的服务员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们家啤酒让你们喝光了。”姜威犹不饶人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啤酒还有喝光的时候？”

第二次见费老是在北京。冠生驱车接机，带我们来到北太平庄，进四号院，登八号楼。时值严冬，如今想来，那次拜见印象最深者，竟是室内扑面而来的温暖。暖气太足了，费老和我们聊天，只需穿薄薄的家常衣衫。至于聊了些什么，却是一句也记不起了。

1995年《深圳商报·文化广场》周刊创刊，我去北京组稿，照例住民盟中央的翠园，照例求冠生大哥帮东帮西。他说，前些日子，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举办“社会—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”，费先生首讲，题目是“从马林诺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”。“费先生端坐于讲台，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。”他说，“我去问问费老，如果他同意，演讲录可以给你去发。”事情就这样成了——《文化广场》自第一期起，就有了“费孝通讲演录”专栏。一时间，文化旗帜高张，广场气象万千。

冠生在本书中提到：“1996年秋，深圳朋友胡洪侠来京，

为《文化广场》周刊组稿，听说这部译稿（《甘肃土人的婚姻》）传奇，唏嘘之余，建议放在俞晓群先生主持的‘新世纪万有文库’书系出版，以见天日。遂将此议转述给费先生，得允准，也触动老人尘封六十余年的心事。”经他这一说，我忆起好像确有此事。我当时觉得那部译稿的命运神秘又传奇，更何况其间还有清华学子的学术追求，与新婚夫妻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，实在是惊天动地，非同小可。若逢今日，我也不需要做顺水人情建议俞晓群出版了，我自己会马上组织力量编印出来。

三

“费先生享寿九五，一生起伏动荡，少年早慧，青年成名，中年成器，盛年成‘鬼’，晚年成仁，暮年得道。”这是冠生对费孝通生平的概括，言简意丰，堪称绝唱。

冠生写费孝通，是以自己真诚、坦荡、敏锐的生命，去感受、回应、探寻另一个深邃、复杂、博大的生命。我读冠生笔下的费老，常常因此辍读发呆，长吁短叹，时而扼腕，时而欣喜。

读书阅世越多，越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和中国知识分子，仿佛一对怨偶，相遇相爱，相知相思，相敌相仇，相折相磨，先是于新旧文化之间四分五裂，于启蒙与救亡之际各奔东西，接着于政权更迭之时南辕北辙，更于政治运动中上天入地，忽人忽鬼，经腥风血雨之变，受椎心刺骨之痛。其中犹难者，